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二十二回 胡寅前後陳七策

起居郎胡寅上疏諫曰：「陛下以親王介弟，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。二帝既遷，則當糾合義師，北向迎請，而乃亟居尊位，偷安歲月，略無捍御。及虜騎乘虛，匹馬南渡，一向畏縮，惟務遠逃，軍民懷怨，恐非自全之計也。」因進七策：一曰罷和議而修戰略。蓋和之所以可講者，兩地用兵，勢力相敵，利害相當是也，非強弱盛衰不相謀所能成也。而其議則出於耿南仲何也？淵聖皇帝在東宮，南仲為東宮官，歸依右丞相李邦彥。邦彥時方被罷眷，又陰為他日之計。既而淵聖嗣極而邦彥為次相，金賊遽至城下，遂獻和議。南仲因附邦彥，而沮種師道擊賊之謀，於是覆邦之患，滋蔓而起。分朋植黨，必欲自勝。主戰伐者，李綱、種師道兩人而已。機會一去，國論紛然。中原塗炭，至今益甚者，本緣南仲、王時、邦彥以報私恩不為國慮之所致。其朋徒附合，根株膠結，寧誤趙氏，不負耿門之所為也。若以為強弱之勢絕不相侔，縱使向前，萬不能抗，則自古徒步奮臂，無尺寸之地而爭帝王之圖者，彼何人哉！伏望陛下明照利害之原，罷絕和議，刻意講武。以使命之幣為養兵之費。斷而行之，堅確不變，庶幾貪狄知我有含怒必鬥之志，沙漠之駕或有還期。所謂乞和，必無可成之理也。二曰置行台以區別緩急之務。既定議講武，則有餘庶常有日力不暇給者，當置行台以區別之。今百司庶將其必不可闕者，惟吏部、戶部為急，誠使江、淮、兩浙、湖北並依八路法慎擇監司而付之，則吏部銓事，亦復城剩戶部所以治天下財賦也，今四方供貢久不入於王府，往往為州郡以軍興便宜截用。經常一壞，未易復理。竊觀行在支費，每月無慮八十萬，惟以權貨鹽利為窮之源耳。故臣謂宜置行宮，或建康，或南昌，或江陵，審擇一處，以安太后六宮百司。以耆哲諳練大臣總台諫，守成法。從事郎吏而下不輕移易，量留兵將以為營衛，命戶部計費調度以結之。陛下奉廟社之主，提兵按行，廣治軍旅，周旋彼此，不為宸居。至於饋餉之權，自宜專責宰相，而選委發運以佐行於下，如漢委蕭何以關中，唐委劉晏以東南。經制得人，加以歲月，量入為出，何患無財。

三曰務實效而去虛文。夫治兵必精，命將必賢，政事必修，誓戡大慝不為退計者，乃孝弟之實也。遣使乞和，廣損金幣不恥卑辱冀幸萬一者，為孝弟之虛文也。屈己致誠以求天下之士，博訪策略，信而用之以期成功者，乃求賢之實也。未見賢若不克見，既見則不能由之，或因苟賤求進之人，遂乃例輕天下之士，姑為禮貌，外示美名者，為求賢之虛文也。聽受忠鯁，不憚拂逆，非止面從，必將心改，苟利於國，即日行之者，乃納諫之實也。和顏相善，泛受其說，合意則喜之，不合則置之，官爵所加，人不以勸，或內惡其切直，而用他事遷徙其人者，為納諫之虛文也。將帥之才，智能必謀，勇必能戰，亡必能守，忠必不欺，得是人而任之，然後待以恩，御以威，結以誠信，有功必賞，有罪必刑者，乃任將之實也。庸奴下材，本無智勇，見敵輒潰，無異於賊，與之親厚，等威不立，賜予過度，官職逾涯，將以收其心，適足致其慢，聽其妄誕張大之語，望其樸實用命之功者，為任將之虛文也。簡汰其疲老病弱，升擇其壯健驍勇，分屯在所，置營房以安其家室，聚粟帛以足其衣食，選眾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，申明階級之制，以變其驕恣悻悻之習，然後被之以精甲，付之以利器，進戰獲首虜則厚賞，死則恤其妻孥，退悔則誅其身，降敵則戮其族，令在必行，分毫不貸者，乃治軍之實也。無所別擇，一切安養姑息之，惟恐一夫變色不悅，幸無事則曰『大幸矣！』教習擊刺，有如遊戲，紀律蕩然，雖其將帥不敢自保者，為治軍之虛文也。慎選部刺史二千石，必求明惠忠智之人，使久於其官，懲革弊政，痛刈奸賊，以除民害，雖軍旅騷動，盜賊未平，必使寬恤之政，實被於民，固結百姓將離之心，勿致潰叛，乃愛民之實也。詔旨出於上，虐吏沮於下，誑以出力自保，則調發其丁夫，誘以犒設贍軍，則厚哀其錢谷，弓材弩料、竹箭皮革，凡干涉軍需之具，日日徵求，物物取辦，因緣奸弊，民已不堪，乃復蠲其稅租，載之赦令，實不能免，苟以欺之者，為愛民之虛文也。若夫保宗廟、保陵寢、保土地、保人民，以此六實者，行乎其間，則為天子之實也。陵廟荒圯、土宇日蹙、衣冠黔首為肉為血，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間，陛下戴黃屋，建帳殿，質明輦出房，雉尾金鑿，夾侍兩陸，仗馬衛兵，儼分儀式，贊者引百官以次人奉起居，既退宰相大臣早早而前，進笏出奏，司晨唱辰正，則駕入而仗出矣。此則為天子之虛文也。

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。今宿衛單弱，國威稍挫。臣嘗方乞於諸路抽棟禁軍充御營正兵，厚其月廩，精加調閱，陛下自將之。天下之軍既強，則中國之變自弭。則又命福建團結槍仗，各擇其土豪，使部督之，以俟興發。命兩浙募水手，並起諸州撩湖捍海等兵，盡付水軍。江東西、湖南北募弓手，以在官閒田給養。命廣西及辰沅鼎靖，於見教峒丁中簡其精銳，分番起之，屯戍襄漢。以京西、淮南荒廢無主之田為屯田，招集兩河、山東諸路流徙之人，略依古法均節之，擇強壯者訓習武藝，使且戰且耕，文武臣中有明習營屯之事肯自奮者，因以任使。於是時而兵不強，敵不畏，盜不息，然後可以歸之天命，無使復為矣。

五曰都荊襄。自古圖王霸之業者，必定根本之地而固守之，而非建都之謂也。按南渡六朝之遺蹟，則舍建康不可。雖然，欲謀進取則非堅坐不動之所能，臣竊謂惟荊襄為勝。誠能屯唐、鄧、襄、漢之田以養新兵；出廣西、武陵峒丁，並施黔掠軍築堅壘，列守漢上；阻以水軍，經以正軍，緯以弓手、民軍；率制江、黃，呼吸廬、壽，則進取之業立，然後從陝西以聲氣血脈通達，而騎卒可至。川廣富皆猶外府，易以拱把。臣願陛下先命呂頤浩、杜充部諸將過江，廣斥堠，治盜賊。自以精兵二萬為輿衛。陛下提此兵渡江而北，按轡而上，遣使巡問父老，撫綏挺刃之餘民，至於荊襄，規模措置，為根本之地。猶漢高之於關中，光武之於河內，雖巡歷往來，征伐四出，而所固守必爭而勿失者，以荊襄為重任。能忍怒聳厲，坐薪嘗膽，悠久為之而不能濟，則書傳所載周宣王、漢光武之事，皆為妄言以欺後世矣。

六曰選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。帝王為治之道，惇睦宗族，強本弱枝，所以鞏固皇圖，緒延祜命。原其用心，蓋以天下為公，而不以為私分也。今宜於同姓中，不問親疏，選擇賢才，布之中外，廣加任使。其望實杰然出眾者，陛下宜留之宿衛，夾輔王室，其有克敵戡難之功者，宜漸為茅土之制，星羅而棋列，以慰祖宗在天之靈，以續國家如線之緒，使仇虜知趙氏之居中國者，尚如此其眾，則其僕炎火之橫心，立異姓之逆謀，庶其少息之；七曰存紀綱以立國體。夫創業垂統之君，必立紀綱以遺子孫；繼世承序之君，必守紀綱以法祖宗。一君子進，眾小人未必退，一小人進，則眾君子必退矣。勢不兩立，而於君子為難。仁宗在位最久，得君子最多，小人亦時見用，然罪著則斥之。君子亦或見廢，然忠顯則收之。故其成當世之功，貽後人之輔者，皆君子也。至王安石則不然，斥絕君子一去而不還，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。故其敗當時之政，為後世之害者，皆小人也，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不知已時。陛下土地金帛能有幾何，豈堪此輩大言輕舍盡輸之夷狄耶。

胡寅策上，高宗以示呂頤浩。呂頤浩惡其切直，奏曰：「此儒者迂闊之論也。」乞上罷其職。帝允之，遂罷去胡寅起居郎。

卻說高宗已罷胡寅，以趙鼎代之。及聞金兵至江上，手敕遣人著令杜充用心防守。岳飛聞朝廷命下，歎曰：「東京尚不肯守，而能守南京乎？」杜充正與王王燮在軍中議論，哨馬報金元帥黏沒喝以兀朮為先鋒，部領胡兵十萬，渡江至建康，即日與賊首李成攻擊烏江縣。杜充聽到此消息，遂緊閉了城門不出。幕下諸將請出戰，皆不聽。岳飛到寢處見杜充曰：「今虜寇大兵在於淮南，窺取長江，包藏禍心，猶如臥於積薪之上，下有火起，其禍無過於此時矣。相公終日閉門閒坐，不理兵事，倘或虜寇知我怠惰，舉兵來取建康，留守既不肯親臨兵陣，如何使得諸將肯用命乎？諸將既不肯用命，建康失陷，那時留守還得高枕無憂於此乎？縱使岳飛這些人肯向前，亦無補報於國矣。」言畢號泣，固請杜充出兵。充良久乃曰：「來日我往江口視兵。」雖如此說，終不肯出。忽報金兵從馬家渡過江，江南軍民士庶各驚散奔走。杜充才使岳飛引二萬人馬，與大將王王燮同往迎敵金兵。王理出戰，遇著虜兵，兩下正在廝殺，王燮見金兵勢大，引本部軍先遁。岳飛人馬只得死戰，殺到黃昏，不見接應兵來，遂鳴金收軍。所有輜重糧草，皆被王理領還。岳飛人馬乏糧，乃駐兵鍾山。

